




Nature
of Entertainment

只有我们——电视从业者首先在自己的心灵
深处点燃了艺术的灯盏，才能给
奔突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的人们的心灵
以慰藉，给流转在文明原野上的
混沌自在的生命以光明。

朱礼庆
著

娱乐的本性

电视娱乐节目的娱乐性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

013069631

|||||
Nature
of Entertainment

朱礼庆
著

娱乐的本性

G222.3 29

电视娱乐节目的娱乐性研究

G222.3
29

藏书
图书馆



北航

C16768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0130888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娱乐的本性: 电视娱乐节目的娱乐性研究 / 朱礼庆

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112-5141-1

I. ①娱… II. ①朱… III. ①文娱活动—电视节目—
研究 IV. ①G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7984 号

娱乐的本性——电视娱乐节目的娱乐性研究

著 者: 朱礼庆

责任编辑: 李 娟

责任校对: 李 涛

封面设计: 小辉设计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2219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lijuan@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975 1/16

字 数: 271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5141-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胡智锋

礼庆的大作《娱乐的本性》即将出版，首先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常言道：“十年磨一剑”。从1995年礼庆来学校（北京广播学院）读研至今，已经有十八年了。十八年间，礼庆从一个年轻的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历经北京广播影视主管部门公务员，北京电视台节目编导、主编、制片人，直至今天任北京电视台文艺中心副主任；期间又回到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再次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兢兢业业、潜心思考、笔耕不辍，凝结成这部厚重的大作。相信这是礼庆近二十年学习、工作、生活所凝练的知识、思想与智慧的集中呈现；相信这从一个侧面，见证和记载了礼庆近二十年努力探索与创新的磨砺过程。这是我由衷向他表示祝贺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关注和看重这部学术著作，从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而言，该作品探讨的话题无疑是重要乃至重大的。多年来，围绕着“娱乐”这一命题，中外学者各抒己见，发表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在倾向上，无外乎两类。一类主张“娱乐至上”。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常常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他们更喜好来自草根的某种力量，以颠覆某种既定的传统；他们更看重以快感为中心的审美诉求，更在乎数量庞大的大众阶层。于是，大众文化、时代偶像、草根英雄成为他们赞赏和拥戴的对象。因此，他们会把娱乐视为一种代表时代、代表前沿的革命性、积极正向的对象，并为此鼓与呼。另一类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娱乐至死”。这是典型的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对未经改造、提炼和加工过的所谓娱乐，持一种谨慎、提防乃至反对的态度。这派观点认为娱乐来自人性落后的、原始的、粗鄙的欲求和力量，如果不加遏制，任其膨胀，将使人类丧失思考的能力，丧失清醒的、严肃的状态，将摧毁人类的道德、尊严和理性。因此，娱乐对人类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和腐化作用，所谓“玩物丧志”，是不得不严控的对象。

礼庆的这部著作，在学术上之所以有重要的价值，在于他并没有回避这

两种相反的学术倾向和严重对立的学术观点。作者恰恰是从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出发，对娱乐，尤其是对集中体现娱乐本性的电视娱乐节目的娱乐性，做了相当全面、到位、深入、系统的观察、描述与思考，提出了自己相当中肯而可靠的一系列学术论点。这部著作在对两个完全对立的倾向和观点的充分辨析中，给我们呈现了娱乐、电视节目的娱乐、电视娱乐节目的娱乐等多个层面的本质属性，这在同类研究中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整合与开拓价值的。

本书的特色也是礼庆成长特色的呈现，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是突出的：一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二是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三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

就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而言，礼庆多年来在中外学术理论的系统学习当中，得到了完整的学术训练，其理论构架建筑在古今中外多种学术大家的理论积淀之上，这种善于从古今中外的理论思考与探索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尽可能解决问题的理论与学术意识，以及严谨的逻辑性，使得礼庆的学术研究在表达上浸染着浓厚的理性气质。但同时，礼庆十几年来丰富的电视娱乐实践经验又使他不会轻易“掉书袋”，而是言之有物，善于从自己切身实践体会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本书中大量电视娱乐节目的案例分析，尤其是类型的划分及八大元素的类分，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无法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和表述的。

就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而言，如前所述，礼庆有过一段时间的政府广播电视节目主管部门公务员经历，目前也在节目生产管理的岗位上，这使他比一般研究者有更多宏观的思维习惯与意识，善于从大局出发来观察与思考具体的对象；同时礼庆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善于在具体节目实践与感受中找到感觉。本书中不少论点的提出，尤其是在娱乐性多重视角的审视和娱乐性负面效应的控制等诸多方面的论断，没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和积累是很难做到的。在这点上我们也看到，时下坊间许多学术著述，要么过于宏观、宏大叙事，要么多是琐细的节目分析；而如本书这样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的确难能可贵。

就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而言，我知道礼庆在读研之前，还是一位诗人，拥有极其丰沛的情感与想象力。而在生活中，礼庆是一个笑容可掬、憨实忠厚的人，相当克制而沉静。丰沛的感性想象力与理性的控制力，在礼庆身上如此和谐地杂糅在一起，可谓“文如其人”。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感性与理性结合的特质：在感性描述中不失理性思考，在理性论述中不失感性

情趣。这也是他多年生活、工作、学习经历中所形成个性的自然显现。

本书是礼庆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修订、拓展而成的。从博士论文到眼下这部著作，礼庆煞费苦心、精耕细作，做了不少努力。原本元旦前后他已将这部书稿送到我办公桌上，但由于身体原因，直到现在我才受礼庆的委托写下此序，耽搁良久，表示歉意。礼庆非常执著地等待着我的序言，这或许是我们近20年师生情谊的某种象征吧。

谨以此序，向礼庆多年的辛劳和厚重著作的问世再次表示敬意和祝贺！也期待以此为基础，礼庆在事业和生活各个方面都能百尺竿头、更上层楼，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与收获！

是为序。

2013年3月
于中国传媒大学

作者胡智锋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代传播》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

张 晶

已是2013年的岁首，京城前些天笼罩多时的雾霾已经散去，再过二十多天，就是癸巳蛇年的春节了。渐渐地，感觉到过年的气氛已经弥漫过来。朱礼庆博士带来了他即将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娱乐的本性》的书稿，嘱我为其作序。作为礼庆的博士论文的答辩评委，我当然知道该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改的产物，而当下我看到的这个“版本”，比起博士学位答辩时的状态，要更为严密，更有理论力度，可见，作者在这两年中对于他的这部论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与打磨。对于认真于学术的人，我一贯是非常尊重和欣赏的，更何况礼庆和我相知多年，情谊弥笃，当然也就愿意“率尔操觚”了。

礼庆的硕士和博士都是在传媒大学（原来是北京广播学院）读的，硕士毕业后就一直供职于媒体，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业界经验。他原来负责的栏目，在北京及全国的电视观众中是大受欢迎的。由于业绩的突出，他被擢升为北京电视台的中层领导，但他依然亲自操刀制作节目。应该说，他的形象是一位出色的媒体人，而非理论研究工作者。他读博士这几年都没有脱离一线岗位，却是将文化的美学的理论投射到媒体实践中去了。因为礼庆和我有很多学术上的探讨与交流，所以我对他读博士期间的状况颇为了解。国内现在的博士生质量参差不齐，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据我的体会，这部分博士生是很难把握的，也很难像对全日制在校博士生那样严格要求。一批级别不低的官员读博士、当博导，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鲜有尽心者！礼庆不是什么“大官”，但他一直在媒体制作的第一线，工作非常之忙，而他却对攻读博士学位看得非常之重。他把在学校里理论前沿方面的收获和他的本职工作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加以融合。他在北京电视台负责文艺类栏目多年，而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对电视娱乐节目进行系统的研究。他所攻读的博士专业就是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理论和本职工作的实践，三者是

何等契合。这对于在攻读博士学位者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启示。

娱乐之于当今时代，无论是在西方抑或是在中国，都是非常普遍的，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视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在后现代文化的氛围中，娱乐是人们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样态。从审美文化的意义上看，娱乐也是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竟然成为风靡一时的重要著作，足以说明“娱乐”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对于文化现象的认识，对于媒体功能的考量，对于审美现代性的理解，都无法回避娱乐的重要“份额”。“娱乐”甚至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事情。对于媒体来说，娱乐做得如何，关系甚大，不可小视。从理论研究的层面来看，美学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娱乐的研究相关。当代人的审美是不可能离开娱乐的，或者说没有娱乐的审美已不能称其为审美。我们如果株守传统的美学观念，就无法解释当下的审美现实；而我们如果只注重于娱乐现实，而没有经典美学的根基，也会使娱乐成为无根的浮萍，导致民族文化的弱化与损毁。

礼庆是站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上来进行娱乐的研究的。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电视娱乐节目的娱乐性研究”，我看了之后不由得赞叹：非礼庆莫属也！礼庆在北京电视台作为娱乐类栏目的制片人己逾十年之期，而且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负责的栏目拥有充满活力的、数量巨大的收视群体，给台里带来的经济回报也是高居榜首。这当然不能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成功的证明吧。但礼庆没有满足于这些，他要探究的是“娱乐的本性”，是要洞悉娱乐之所以成为当代社会的“重头戏”的缘故，是要对电视的娱乐类节目做一个全面的分类与解析。他以充分的经验升华到理论概括的境界。在他的近年来的研究和工作中，我看到了礼庆的一种意志，要从现象的层面超升出来观照娱乐的深层底蕴。这部专著做的正是这个工作，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可以说难以替代！

娱乐是人的基本要求，当然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然而，我们以前的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是忽视这一点的。在文艺政策上，政治教化成为主要的内容，这其实是远离人们的审美需要的。而当下之世则是娱乐纵行天下，人们也把娱乐和欲望的解放联系起来。媒体的娱乐节目是适应着社会上很多人的感性欲求的。娱乐化带来了另一侧面的问题，就是很多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国家广电总局对此有政策上的限制。然而，政策性的限制只能是权宜性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从美学和文化的角度，对娱乐性进行学理研究，

对于娱乐进行价值剖析，应该是解决问题的良途。但是如果仅限于抽象的理论探讨，如我之辈，恐怕还是隔靴搔痒的。我对“娱乐”本身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也认为具有为之正名的迫切意义，所以写了《娱乐：审美文化中的“溶解性的美”》（载《社会科学》2002年12期）等数篇文章。但我深知自己的软肋：长于理论思辨而短于媒体实践。对于业界的情况既不谙熟也不够关心。礼庆以对电视娱乐性节目的谙熟和把握为充足的底气，对“娱乐性”作了多维度的审视，这是一种重要的建构工作，这种建构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客观的和科学的。对娱乐节目进行价值批判，这是本书的重要理论贡献。本书从“消遣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等四个方面揭示了娱乐的价值属性，体现了本书的理论含量和作者的学术视野。对于娱乐节目的元素分析，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娱乐节目的把握深度，同时也为娱乐节目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效维度。最具现实意义和批判价值的更在于全书的最后一章“娱乐性的异化和负面效应的控制”。作者对娱乐节目的负面效应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是真正的内行，却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对于媒体的娱乐性节目所存在的问题作了理论概括，指出娱乐性的异化在于“本性失真”、“行为失范”、“功能失调”、“生态失衡”等表现。作者还就对娱乐性负面的有效控制提出了具有很高立足点的对策，如“娱乐导向的控制”、“文化内涵的深化”、“评价体系的调整”、“媒介素养的提升”、“创新能力的提高”等诸多方面。对于娱乐性节目的现实状况，作者是颇为清醒的，是有鲜明的责任感的。

对于朱礼庆，不能定义为一个学者，但却是一个具有历史担当意识、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准的媒体人。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无数成功的案例，却能洞察其中得失利弊，善于进行反思。对于娱乐性的研究，对于当代的审美文化理论，这部著作的出版，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推动力量。对于媒体的娱乐节目的策划与制作，又何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呢？

这部著作对于作者自己，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与升华；对于学术界，呈现了一个贴近现实的言说方式；对于我呢，提供了一个立足实践而升华思辨的镜子。

如此说法，诸位以为然否？

2013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初八

于传媒大学寓所

前言

点燃艺术的灯盏

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

——C. G. 荣格

新世纪的号角嘹亮奏响的时候，伫立在思想高地的智者发出这样的惊呼：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代？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园？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瞬息万变的年代，毁灭与创生不容置辩地横亘在我们眼前，曾经流连的图景被打破，曾经认同的价值被撕碎，完全陌生的事物却突如其来，冲击着我们的视线，激荡着我们的心灵……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众神狂欢的家园，在全球化的穹顶下，暮鼓与晨钟同时敲响，是沉郁还是激昂？是欢快还是悲伤？谁能分得清，记得住，说得出口？人们的体内充满着无能的力量，人类在守望中被无可名状的力量裹挟，在水火胶着中我们何去何从？是烈火焚身还是浴火重生？是激流勇进还是溺水而亡？

两个世纪以前，狄更斯在《双城记》这样评价他所处的那个年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杂花生树，乱花迷眼，这是一个时代的现实图景。红尘滚滚，人类是否还能诗意地栖居？在浮华背后，我们触摸到了一个时代的脉搏，铿锵有力，或者奄奄一息。放逐与被放逐，救赎与被救赎，成了当代人的一声沉重的叹息。

在大震荡、大变革、大转折的激流中，地球村的居民们何去何从？是凄凄惶惶还是从从容容抑或欢欣鼓舞？人类拿什么去抚慰肉身，救赎心灵？拿什么去把握世界，洞察人间，体味人生？科学？宗教？还是哲学？艺术？伦理？理性与神性烛照的世间，日神与酒神合奏的乐章，似乎多了些庙堂的威

仪，少了些江湖的欢愉。

一个幽灵，一个娱乐的幽灵，徘徊在小小的地球村落。

弗洛伊德说：“人类总是寻求快乐，避免不快乐。”

尼采说：“活得使你渴望再活一次，这样活着是你的责任。”

马克思说过：“精神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

钱钟书说：“快乐是人生永远存在的一种诱惑。”

柏格森认为：“笑是先天的，是属于心理的或生理的”，“是人类自然的宣泄”，“从社会的观点上看：笑是生命的中心，文化的促进，是人类感觉的反应，是是非辨别的标准”。

原始人的火塘边，幽灵在徘徊；古代劳作者“杭育杭育”的号子里，幽灵在游荡……在人类的歌声里、舞步里……幽灵无所不在，从原始丛林到现代钢筋水泥的森林，它和人类如影随形。在现代传媒的电波里，幽灵获得了无穷无尽的能量，成了一匹奔突狂飙的野马，在人类学会抓住它的缰绳之前，它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

沉浸在消费社会白色弥撒中的红男绿女，在娱乐暴力的裹挟中乐而忘返，在警世者看来，这些迷途羔羊们的迷离眼神和迷乱叫喊是这个时代文化堕落的一曲哀歌……

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曾预言：“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在劫难逃。”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娱乐，是电视节目的使命还是原罪？在娱乐浪潮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海洋里，娱乐节目的传播成了“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娱乐成了人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俄国哲学家洛斯基在检讨法西斯主义的时候说道：“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自觉服从它。”

面对人们对于电视娱乐节目的质疑和指摘，电视从业者们，满怀着这样的焦虑和疑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电视！电视娱乐节目如何实现精神重塑、价值超越？……

重建电视业的精神家园，重塑电视人的道德良心，重新找回经历了娱乐化浪潮之后的电视娱乐文化的核心价值，洗去“娱乐”身上的脂粉与油彩，还大众健康、智慧的娱乐真身，是当下有识之士们孜孜以求的时代命题……

2300年前，柏拉图曾发出这样的慨叹：美是难的。

在科技昌明的21世纪，我们依然说，娱乐是难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序列中，娱乐没有独立地位。家国情怀、君子人格和道德律令，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娱乐观念。另一方面，在某些对娱乐怀有敌意的人那里，娱乐性始终是一个充满道德异数的命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诘问和质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得一些人在娱乐的本性问题上形成一套僵硬的逻辑：娱乐只能是感官上的轻松、肉体上的刺激，而与理性、心灵、精神、痛苦等无涉，甚至是矛盾、悖反的。戴着道德贬抑色彩浓重的有色眼镜，使得一些人面对“娱乐”时产生了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娱乐乃非主流、无价值甚至是不入流、不道德的等而下之的东西，娱乐似乎成了电视节目的“原罪”。这样的歧见其实是无视娱乐的基本属性，误读了娱乐应有的精神内涵，放逐了娱乐的基本品格，也曲解了娱乐的基本使命——使人快乐。

娱乐的本性是乌托邦的，是人类生命本能的自然显现，是与人的自由本性密切联系的。恶恶声，好好色，本性使然。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娱乐，其游戏本质恰恰蕴涵了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全部含义。真正的娱乐性理应具备：真的内核，善的品质，美的神韵。它应该使人快乐，更应该拥有人文情怀和艺术精神。

当下，电视娱乐节目人文内涵的淡薄、文化意识的疏离、艺术精神的失落、主流价值的迷惘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虽然电视娱乐节目被人诟病为电视商品，但它依然不失文化产品的属性，依然要保持应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高度。电视娱乐节目应该为公众构建一个公共的情感交流平台、一个情感宣泄的有效渠道，从而使观众潜移默化地获得心灵的熏陶与抚慰、思想的开化与启迪、道德历练与完善、人格的健全与提升。

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火光在前，它指引人们走出娱乐的迷途——当下的电视娱乐节目创作不能失去信仰、不能失去灵性，也不能失去价值判断、失去艺术方向。

艺术，描绘、象征并揭示了人类文化中最精妙、最神奇的所在，它混沌而幽暗；探究并勾画了人类灵魂中最深邃、最宽广的天地，它敞亮而澄明。艺术以其自身的存在使人类不断超越自身，娱乐以其赤子情怀使人类返璞归真，在超越和反观之间，人类满怀憧憬与渴望，在恒久的感悟和瞬间的体验中找寻共有的精神乐园。

艺术，是超越了个体，象征和代表着人类共同命运和价值追求的永恒的

瑰宝。艺术精神召唤着所有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和探索。历史发展到今天，电视娱乐节目部分地承担了满足人类精神渴求、抚慰人们内心焦虑的重任，它的使命不仅在于绵延文化，传播艺术，更在于以其闪烁着智性光辉的核心内容去启迪人生、开化蒙昧，以其凝结在作品内部的真诚质朴的品性去滋养生民、培育人格。

马丁·路德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在浩渺的历史烟波中，人类犹如沧海之一粟，孱弱而渺小，人类文明的光芒照耀到的只是寰宇狭小的一角。物质的丰裕和精神的困厄成了当代人们难以破解的悖论。电视娱乐节目为精神危机中的人们提供了暂时的避难所，娱乐并不为人的发展规定路线，并不给人以任何僵硬的教化，它激发人们本性中的快乐因子，帮助人们舒展自由的人性，给予人的未来以无限多样的可能性，这就是人的希望所在。

文化化人，艺术养心，只要我们灵性犹在，良知尚存，理想之光不灭，只要我们不放弃对意义的追索，对未来的期盼，身体力行，孜孜不倦，上下求索，人类的精神家园一定会林木葳蕤，繁花似锦。

在全新的繁复的媒介生态中，电视传媒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电视娱乐节目自身的“低俗、庸俗和媚俗”等问题成了悬在创作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电视娱乐节目路在何方？我想，只要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不为世俗的浮云遮住望眼，不为金钱的诱惑摧眉折腰，准确把握电视节目应有的娱乐性，坚持文化为体，娱乐为用，艺术为魂，我们所坚守的艺术精神以及文化使命，就一定会像一颗闪烁在漫漫夜空中的永恒而又睿智的启明星，像一座伫立在茫茫大海上的坚毅而又温暖的灯塔，给人以信心、希望和欢愉。只有我们——电视从业者首先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点燃了艺术的灯盏，才能给奔突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的人们的心灵以慰藉，给流转在文明原野上的混沌自在的生命以光明。

朱礼庆

2013年春于北京电视台

CONTENTS 目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娱乐性的多维度审视 / 16

第一节 日常生活视角 / 21

第二节 大众文化视角 / 26

第三节 艺术审美视角 / 34

第四节 大众传媒视角 / 40

第二章 电视娱乐节目娱乐性的价值判断和类型体现 / 44

第一节 电视娱乐节目娱乐性的价值判断 / 44

第二节 电视娱乐节目娱乐性的类型体现 / 62

第三章 电视娱乐节目娱乐性的元素分析 / 92

第一节 奇观 / 93

第二节 故事 / 108

第三节 游戏 / 112

第四节 明星 / 122

第五节 谐趣 / 127

第六节 仪式 / 133

第七节 互动 / 137

第八节 包装 / 145

第四章 娱乐性的异化和负面效应的控制 / 151

第一节 娱乐性的异化 / 152

第二节 娱乐性负面效应的控制 / 172

结 语 / 203

参考文献 / 219

后 记 / 234

1 \ 分 部

01 \ 娱乐性异化的控制 / 第一节

15 \ 娱乐性异化的控制 / 第一节

25 \ 娱乐性异化的控制 / 第二节

35 \ 娱乐性异化的控制 / 第三节

45 \ 娱乐性异化的控制 / 第四节

55 \ 娱乐性异化的控制 / 第二节

65 \ 娱乐性异化的控制 / 第一节

75 \ 娱乐性异化的控制 / 第二节

85 \ 娱乐性异化的控制 / 第三节

95 \ 娱乐性 / 第一节

105 \ 娱乐性 / 第二节

115 \ 娱乐性 / 第三节

125 \ 娱乐性 / 第四节

135 \ 娱乐性 / 第五节

145 \ 娱乐性 / 第六节

155 \ 娱乐性 / 第七节

165 \ 娱乐性 / 第八节

绪 论

自电视诞生以来,电视娱乐节目是电视荧屏上最早出现、最为常见、最受关注的节目形态之一。顾名思义,电视娱乐节目是以电视为传播媒介,以满足人们的娱乐消遣需求为主旨,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强调大众参与的节目形态。

娱乐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行为方式,是人的天性——人性使然,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与生俱来的属性。人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所谓人性,是指正常的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区别主要在于社会性的劳动。现实的社会性的劳动和全部社会生活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生产关系和其他全部社会关系是形成人性的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人的本性内涵丰富,有人将其细分为如下19种类型:食欲,性欲,依赖感(安全感),保护欲(使命感),好奇心(探索欲),占有欲(控制欲),敌意(警觉心),善意,创造欲,破坏欲,表现欲,嫉妒心,无私性,自私性,恐惧感,崇拜感,孤独感,懒惰,虚荣。天性萌生于人类最初意识产生时期,其作用在于满足个体生存、群体互助、个体间的生存竞争、种族繁衍等等需要,促进人类种族进化,是人类文明产生的最初源泉。人类的行为是由精神决定的,一定的行为必然有其相应的本性作为其精神原点。人的行为分为本能行为和社会行为,按照动机与行为目标的统一程度,人的行为可分为潜意识行为、意志行为和娱乐消遣行为三种。客观说来,娱乐行为也包含了潜意识行为和意志行为的因子。娱乐行为,可能是本能行为,也可能属于社会行为。

人类学学者认为:从原始巫术、原始宗教到神话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从通神、娱神再到娱人的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人们原始的娱乐形式——游戏和艺术出现了。在人类的社会生活、生产实践当中,人们有意

或无意地通过娱乐这一手段，客观上形成对工作、劳动的调剂和补偿，通过娱乐活动调整精神状况和生存状态，使人在生理上、心理上得到放松和完善，以期在两者的良好协调中完成生存的整体需求，娱乐也因此成为现代人类生存的“减压阀”，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1928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说：有史以来，人类将首次面对一个真正永恒的问题——如何利用工作以外的自由与闲暇，过快乐、智慧与美好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①恩格斯还说过：“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由此可见，娱乐是人的天性。人类生理层面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总是要求拥有快乐而不是痛苦。

一般而言，人们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状况下，物质生活愈丰裕，精神生活需求就愈强烈，对娱乐的需求，在形式上愈来愈多样化，在内容上愈来愈丰富化，在程度上愈来愈深入化。桑晔在《娱乐新世纪》一文中的一段话勾勒出娱乐的时代特征，也预见、概括了娱乐的未来走向：

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100年人类生活形态即将发生的诸多变化中，娱乐无疑会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继和平、发展之后的第三大主题。娱乐一直被看成生活中一种必要和有效的调节手段。人们通过发明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并不断缩短工作日等方法，来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但是，娱乐如果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的话，那么，我们从中获得的快乐终究是有限的。而事实上，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娱乐，其游戏本质恰恰蕴涵了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全部含义。娱乐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是20世纪的理念，而21世纪的常识则是：我们更勤奋地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娱乐，或者干脆说，工作本身就是娱乐。^②

可以看出，娱乐将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推进，尤其是随着人类物质生活的提升和精神生活的不断超越而不断演化，未来，娱乐将不再只是一种手段，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神圣家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167页。

^② 桑晔：《娱乐新世纪》，载于《新周刊》，2000年第3期。